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目錄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目錄終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

中書科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梁良玉

梁良玉乃田玉族也建文中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與妻子詭易姓名挾微貲逃出金陵城踰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以死

中書舍人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　　忠節錄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十卷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王孟端紱傳

王洪

孟端諱紱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嘗北遊江淮浮黄河踰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慨感慨弔古俳徊不能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覩其氣貌環峭議論踔厲益加器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林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林擢爲中書舍人皆自以蒙　上厚恩拔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札翹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

傳後報萬分一於是知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
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著黃冠服
意氣傲然伸紙攪袂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名狀
畫已徐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
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
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高之平
居急朋友好賓客不計家有無然是是非非不苟隨
俗俯仰雖見嫉惡不顧丙申春正月臥病北京寓舍
朋友日問致醫藥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所
貴此心不昧耳俛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錢

塘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稱孟端名籍甚及識孟端觀其爲人乃知得此聲豈虛哉孟端以布衣潛遊無所遇晚以能薦遂登青雲顯名侍從間可謂遭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跡其志殆不可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莫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以爲之傳焉

中書舍人陳登傳　楊士奇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最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辱之獨人廣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泝不可耐思孝怡然受之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親敎益恩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次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辨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背用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斂鋒鍔不復自矜大恩

於碑學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顛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某出某代某人十率中七八其收畜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爲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寬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爲江西按察使以暴慘厲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

遂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朝廷
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厭倦
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
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
其爲人博學謹禮耿介負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
肯陰阿假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爲
人曰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
入閩家福唐之玉融敖世從長樂宋福清令世榮恩
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宜陽
郏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

子男二中專同甫思孝所用心六書今得其傳者吏
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專奉史官陳叔剛所具
狀介南雲求余爲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思孝義
不可辭銘曰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
于秦斯古尚存邈趙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鶩草與
轉詭逐葉失本根唐氷復古猶前聞後有作者承餘
熏思孝之作泝洙源奇迹密義窮寒溫涵積而放波
瀾斕落手揮霆風雨奔交金屈鐵雕與璠雄渾桀特
騁絶倫大書深刻盤繡雲嗚呼思孝今九京有偉其
者垂不刊

行人司司正薛侃傳　　黃佐

侃字尚謙丁丑登進士疏乞歸養師事陽明於贛四年而歸汲引後學議行鄉約令氏李氏婦皆雙節巳葬者表其墓未葬者舉其喪閭里稱之辛巳赴銓授行人聞母訃殞絕復蘇五日始食結廬中離山與士子講習勞毅遇　聖節正旦冬至預期齋行禮戊子入京聞陽明訃率同門友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焉使山東過兗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以紀其盛多士從之舜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論改祀孔子從祀侃疏請祀陸九淵陳獻章議上允陸罷陳巳

而復疏建　皇儲事　詔下廷鞫　上躬聽連日刑究不一詞曰明有　君父幽有鬼神頭可斷此心不可欺觀者嘖嘖以眞鐵漢稱之先是侃有同年彭澤者以吏部郎考察降運判張佳薦爲春坊諭德每謂侃師生得道學正傳薦以諫言動之也侃出疏示澤澤舉手加額曰此天下大事九廟神靈開之喜何如也第須機會耳盡俟時乎及澤爲太常卿會張與夏言爭勝乃喜曰此可以中傷夏矣遂陰使人先告張月夏言欲托侃進本取親王承繼罪不容誅澤乃往謂侃曰昨見張羅峰言　上近有此意此機會也力

勸之進侃許諾滓遂袖疏草而去歸即謄出送與張
張收之越日晩張以侃疏草封進次日滓往促之侃
乃進焉比疏入 上覽之大怒召夏及侃於午門先
令夏入示以侃疏曰此忠謀乎夏對曰亦是忠 上
由是疑之刑部尚書汪鋐被劾避罪有旨廻避聽勘
張力薦鋐當視事遂恕鋐比廷勘 上御奉天門聽
斷便內使奏其語因併逮夏夏辯實不與謀先得釋
侃因言滓曾主張此事遂逮滓滓至甫加刑即垂首
丧氣招認與謀 上方欲刑侃知其寃遽釋之於是
罪滓搬鬬是非往來構禍謫戍平虜衛侃獲放還買

肩中脫聖黃

小舟出潞河適遇　聖蹕節鄰舫有叅議項喬方欲
行禮有報喬曰小舟有民服具香案扣首祝　聖禮
節甚恭者莫測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
然因嘉歎其忠侃歸山從遊者百餘人丙申遠游江
浙會羅洪先龍於青原書院乃歸羅浮講學于永福
寺乙巳始還家十年　十所著有研幾錄圖書質疑
諸書

行人司行人羅公如墉墓志銘　劉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
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
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墉瀕行同行於
尹君所凡四人尹於予居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
子別諭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
我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吾二子徵狀元劉先生銘
修陳先生文以若吾不朽予驚拒之曰何爲出此言
也君笑曰死分也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廡別
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廡

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
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墉及刑部員外某相倡
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腐臣節
相勉期予讀之竟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其後同
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還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棄
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墉
其志素定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
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予敢辭如墉
字本崇別號竹峰世家廬陵之印岡高祖中正元濟
州同曾祖伯剛元鄉貢進士祖彥偲父惟最皆積學

有聞公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毋舅王來旬讀經
記垂成乃嘆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兩經
鄉大家交聘為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
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
深意公奇之以為邑庠生予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
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予同以文辭
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
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
以文或歌以詩疊疊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
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

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而循於理其材贍故求無不應者卒之日年四十有六

行人司行人黃公乾亨傳

顧清

先生諱乾亨字汝夏一字汝亨姓黃氏其先人有諱元方者避晉永嘉亂入閩居福唐之黃巷唐散騎常侍華始遷莆田自是爲莆田人曾祖壽生永樂中翰林檢討祖子嘉知保定束鹿縣父深終監察御史黃氏自入閩傳千三百年或仕或隱代有聞人而至是始益大先生生六歲而孤性敏甚及長好學善屬文出語輒驚其長老成化甲午以第一人貢禮部明年擢進士挺特自持不苟有附麗奉旨安置降胡於嶺南襚遺皆不受南人敬之丁祖父憂服闋念母老遂

囘久之留妻子于家從羅僮悉歸下乞南都便養有
沮之者授行人司行人副給事中林榮使滿剌伽國
滿剌在嶺南西萬里外故事使臣得招商賈募習海
事者以行有分堵常例銀度千兩先生卻不受或以
為正副不宜異同乃留其半于官俾修靈妃祠布政
使彭公鳳儀謂修祠守臣事不當煩使臣乃悉遣以
爲其母夫人壽先生迄不知也癸卯正月發舟六日
至羊嶼颶風作舟薄于石塽輿衆溺焉初先生以風
未將暫還省母熙利者競載貨于舟至是舟力弗任
故壞從弟乾剛侍行方舟以時且登矣視先生急不

忍去遂同溺焉時先生年三十二有善水者得脫丞
安南以告事聞贈從仕郎行人司司副遣官諭祭錄
其長子如金爲國子生如金鄉舉亦第一登進士爲
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以文行稱

行人司行人贈山東道御史孟公陽墓銘

馬汝驥

公諱陽字子乾右僉都御史公春子也世為澤之大陽南里人曾祖鑑祖彪以子都御史公貴累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祖妣王氏累封太恭人母李氏累封恭人都御史公舉進士由刑曹郎擢守嚴州正德庚午治行課天下第一超拜太僕寺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以邊事詿誤謫陝西參議擢參政君領正德丁卯鄉薦第三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封修職郎恒欲以名節自表見初使宣府犒軍卽與

監督軍務中官抗禮中官不敢忤而禮益恭比行遼
鎮餽遺一無所取再使韓府亦郤其餽王乃製詩卷
贈之爲行人凡四載不遷或有戲之者曰君見今行
人孰三載不遷科道者乎君何不一見當道而坐自
淹也君謾應之退而私自語曰君子立身當如白玉
少有瑕玷終身之玼吾豈以官而易吾身邪且行人
清秩何必科道哉正德巳卯春三月　毅皇帝北巡
榆林冏命下復南巡人情騰沸科道官伏闕有言不
報諸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君憮然有憂色語諸寮
友一十九人者曰　皇帝英斷嗜武比者憸夫左右

蠱惑遊幸無時上谷雲中榆林太原民老少咸生怨心此之不救後將奚藥聞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萬乘主而馳大陸涉長江其險如何耶予輩咸臣子顧可守默循資以苟富貴哉諸寮友咸唯唯乃共抗疏極諫歷數權姦欺君誤國之罪疏入　毅皇帝震怒會先命諸部院官罰跪午門前五日怒未解權姦輩　闇言曰此輩小臣匪言官乃敢出位誹謗若此他自可知矣　毅皇帝怒甚復命杖之午門權姦監之后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日卒于京邸是四月十八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九

月五日得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有問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君平居孝友謙抑若無知者遇事則萬夫莫奪雖與其父議有不合輒厲言諍之既悟則跪膝前謝罪幼爲祖母鍾愛後乃迎養京邸比祖母卒哀毀骨立尤嚴于好惡區別淑慝不少假善者與之必誠敬有始終馬汝驥曰初君罰跪也予時亦在跪列然猶冠帶也君輩纍纍然桎梏之若囚然惕若雷霆實傷心焉君之卒也予適病不及弔哭秋八月予謫官澤州時都御史公丁王太恭人艱服闋家居矣乃得拜見堂上請臨其基

哭之祀其祖鄉賢之祠又明年辛巳三月十有四日
殺皇帝升遐　今皇帝由藩邸入嗣大統首詔贈
監察御史錄其子一人爲太學生權姦黨與並加誅
絕而天下新矣語曰天道好還玆非其明驗哉

行人司行人李公紹賢墓志銘

舒芬

崇德死予痛甚伏蓐不能起哭哭于家慟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母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斂事後將虞中夯往視則棺不可葢三也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視岱宗歷徐楊抵南京下蕪湖復浙江浮漢沔登大嶽且遍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叵測將相大臣多從臾之予鄉同年夏考功爲儀制館中汪子宿韋約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

早報免朝予率館中同先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章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官皆儀疏集闕下太宰陸全卿之且造歸惡語昳時夏于中萬汝信過予扼腕恨予因邀陳太常至俱酌之酒酣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欽三子遂於是夕在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獻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 天威震怒以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獄以舒芬張衍慶姜

龍孫鳳陳倖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壅之也諸君待罪雖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余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梏拳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梏拳跪五日時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避唾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尤顯者至滅去辦事官吏易稍笈以包服存昏暗中若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槩

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忝劾各屬為
妄言者而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
等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為首者調外
任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己卯命黃鞏等六人午
門前俱去衣杖五十徐鏊邊遠充軍其餘為民林大
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
降二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
循評事林質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
于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崇德蔭十有一人
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

予四五人而已使予為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而我獲生四也是舉也雖士氣少振奸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年同入國子監驢背一話遂相許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為進士戊寅春大喪朝夕哭未卒議往視山陵予度其且請宣府明日上封事崇德過予曰夜間報似非禮之禮徼予莫能辨析可但已乎予告以疏早入矣崇德欣然曰適奉慰時與羣可語者料此義須君發之果然

人將服我知人矣是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嗚呼于哭崇德鮀有此六者烏能不慟哉崇德以四月二十四日卒其家人將奉柩歸葬于南窴阡又急以五月三日舁疾登舟大行潞宗會使人來曰崇德知之惟子深墓亦惟子銘也嗚呼其奚辭崇德諱紹賢姓李先世巢縣人以戎籍編泗盱貽曾祖宗祖華父本有隱德尤好士樂賢母黎氏繼母曹氏此崇德系也崇德生成化辛丑十有一月七日幼穎異不羣凡見及冠見大志負時名與夫孝友稱于族豈弟稱于鄉義理稱于友文章稱于主司幹局稱于觀政子不

暇詳姑以其同朝一二事利害詔諸後來君爲進士觀政戶部未浹旬部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好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付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夫以寒素士偶值數百金之利畧不誘去其器如何耶授行人月餘齋　孝貞純皇后遺詔往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因水次倉守以羣閹勢焰薰灸率吏視州衛職官茲偃然席班首君立詔去其席撝不得與職官同禮俾帖然去有不怒而威者矣比縉紳逮繫多以迂此輩君畧無忌直奴視之而亦無能中傷蓋禮度辨折自足服其心耳予嘗評君學足以直政才足以

濟時義足以存孤謀足以奪人之志而深沉大度好惡不形尤人所難及惜乎仕未久政未及見其大行耳斯人也而止於斯耶

行人司行人贈福建道御史詹公敬之墓表

張岳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至東西華門閑者伏馬前諫不可爲回鑾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洶洶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　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爲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況南海子近京師祖宗時常臨幸　工一出卽洶洶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

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逆謀已成以重賄賂左右嬖近　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甲中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己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諫甚懇　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司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　上愈怒褫繼上疏者衣冠械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于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而詹君敬之與焉敬之為人開爽磊落長身美鬚髯熟於世故每論天下事掀髯抵掌明于丹青其

科目資望又獨先同僚衆莫不推服之聞其死尤爲之痛悼初　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郎羣伏闕死諫頗爲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械發覺詔遣勳戚重臣往鞫之濠遂發兵反　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内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遂或罔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爲變豈可遽弭哉　今上即位首詔贈敬之與同死者皆監察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入太學

皆異數也國家養士百五六十年祖宗列聖優假臧
就始終正德間權姦繼起用士大夫屢起與之抗或
刑名或獨諤雖貶黜死亡而氣不少挫最後變起宗
藩連結左右嬖近之臣謀深而事秘非諸公合一死
以諫人心益岌岌矣古人有曲突徙薪之譬若敬之
之死謂非繫天下安危成敗非也敬之死時年四十
四其再從叔父瀚方爲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幸不
死爲經紀其喪主事君今爲浙江左右布政而敬之
所錄嗣子曰貞亦授南京光祿寺署丞嗚呼敬之平
生爲人故太史石潭汪公銘之詳矣余獨懼後世謂

蔽之止於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有如是者故特爲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唐公志大墓志銘

何良傅

嘉靖乙卯四月二十三日丁亥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左溪唐君以疾卒於吳興君諱志大字子建左溪其别號先世居華亭之陶宅里六世祖文彬贅上海長人鄉張氏遂為其鄉人高祖耕安曾祖古塘皆不仕祖諱惟登弘治壬戌進士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以剛直守其官忤逆瑾謫穀城令卒于官父諱琰以文學有名膠庠間而不幸早世母陶夫人君生而穎異經史過目輒成誦方十餘歲已能屬文長者或

試以題即應口酬對傳播郡中人皆艷異之父沒時
君方丱穉也能治喪哀毀如成人親黨咸歎服而夫
君爲人敦朴沉毅志量弘遠遇事敢爲初爲邑庠弟
子員院試高等當廩友人某以舊廩服闋考居君下
君憐其情即以讓之已而君領庚子鄉薦辛丑登進
士第君世傳春秋之學及司馬史記朱氏綱目至於
本朝與勝國交代之際其事蹟考據尤詳是以上下
數千年間治亂興衰如指諸掌君學既該博而意又
忠懇初釋褐時與余同舍適西北多故每及時事輒
爲籌策證據今古議論侃侃其貌又虎頭燕頷也同

郡張君習之林君與吉嘗笑曰吾樗中他日握兵權定三邊者必子廸也而君日念陶夫人在家又獨子其奏名三甲第五例嘗得華要之階顧求南曹令局以便養竟授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行比歸則母方病君依違久之遂上疏乞終養凡再上乃得旨君既謝職家居敦行色養之道有一女弟陶夫人尤鍾愛不欲頃刻去左右君爲擇名家子贅焉先世清儉遺業不過二頃割其半以資女弟惟恐不得陶夫人懽躬親稼穡秔豆於圃畜魚於池以給甘旨或缺之則解衣質貸略不爲意人以非道餽之

弗受也事叔父三山君如事其父撫從弟若同產
先世家規以整齊其族人貧不能自給者賑䘏之又
於宅旁建屋一區羣聚其族之子弟延禮名師館穀
而課試之唐氏故名族至是益彬彬然風動郡中矣
君上承母夫人之歡而敦行於族間居樂志自謂三
公不另也遂無復有用世意時監司例得以地方人
材薦有欲以君名上者君聞之辭避若將浼焉而議
亦竟寢方與二三同志擬待社山中為終老之計而
兵從海上起矣初海寇之來不滿百人而吾地久不
習兵禦之無策各㒸滿意而去君嘆曰寇玩我矣且貪

吳中富後必大至因作海防議一篇其略謂此寇非禦之於海不可欲禦之於海必先治海戰之具今國初防海之備廢弛略盡寇至不知所措登陸而戰則力當十倍於海矣俟其深入而戰則力又十倍於初至矣又曰東南之人狃於久安不能自奮其命文武帥領必先北人援古三五之法爲據其言緊鑿切中肯綮書成以示所知乃又嘆曰人殆謂予將以求用邪遂秘之甲寅寇果大至時良傳亦以親老解官將歸而寇方巢穴其廬遂留滯金陵君貽書相報且曰與兄俱有子職不知寧親之計當作何處及聞吳與

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壻居焉旣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僻地結廬數十椽合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千指而君以一人拮据其間爲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適松郡大疫凡自黃浦之南轉徙他地雖遠無能免者疫及君寓先尚夫人君朝夕扶侍得無恙旣而妹壻與叔三山君相繼淪逝君不勝哀悼親護二喪衝冒兵刃歸葬其鄉復趣還吳興遂及于病竟以不起其可哀也已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視同胞兄弟若塗之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君乃合其族以

身任之間關險阻至劬瘁以施彼若人者聞君之風有不知愧者乎君與人交推誠任眞中無町畦見者莫不知愛雖其嫉邪矯俗之意確乎不拔而又不肯爲詭異可駭之行郡縣交際如常未嘗干以私或于法不便者則入言之性喜急人之難有急者往告之未嘗不應應之未嘗不盡力力盡而止平生不事積蓄即冠履裘袴之類亦無長物須俟其敝乃改爲之至于賑給貧乏如恐不及丙午歲郡大饑君出粟煑粥以食貧民里中有穀者皆爲感動遠近扶攜襁負而至賴以全活者數百人一日有同年周之十金君

正㙮之也適鄉人楮某者以逋稅拘攣過其門君憐其窘甚即持與之有金某者役督賦以貧弱逃去縣追逮及其親黨君曰吾亦其親也代之役役畢而金歸縣官不知也其疏財仗義類如此及君之歿無以爲斂踰月之後家人無以爲食欲歸郡城無以爲居則君之平生可知已君無他玩好顧獨喜爽一遇勍敵至于寢食俱廢其入吳興也同郡徐奉化伯臣董太學子元亦俱至相與結社賦詩登高弔古憂時憤俗彼此唱酬時以寄予予讀之典雅悲壯有開元之遺音昔人謂詩窮乃益工余信然歟所著有僑居賦及詩文若干卷爲

高唐聖政記二十四卷藏於家

行人王先生爾康墓志銘

陶望齡

先生王氏諱爾康字道安號性海居士其先泰和冠族也曾祖窮民公以義師討寇歿之祖贈主事東臯公始遷廬陵父諱育仁以進士爲涪州守先生生而淵默兒時常樂跏坐誦書纔十行人謂之癡十三居涪見圓覺經几上竊觀之父來問曰解否對曰解而道安實未曉文義徒娛弄帙中繪像耳父遽指經語詰曰試爲解之道安追無以應良久覺胸中忽開如刀斧剖於是以慧頓明言論深奥父甚駭之退而討覽內學繙修深觀若循里巷窺房闥沛乎其無滯

也夕常夢異境偉人其丈夫皆身佩光明世界爲金銀特見異書咸世所未覩也晨起尚憶之日所謂誦儒典數千言一歲中經史都徧辛卯領江西省薦明年中會試乙榜時年二十六矣道安故王氏孽子涪州公以都水郎使時生道安傳舍中其母李也嫡曾宜人遇之厲收洗畢驅車輒行長讀書有餘容雖舉鄉書而李不免勞役之乙榜例授教職士非年壯速困躓者多不樂就道安少年以母故遂爲南城教諭奉李孺人以行人服其孝學傷招提有藏經道安官暇時往繙閱無遺者甲午應浙江聘分校禮經明年

成進士告還予無僮僕寄鄉人試免者舟以歸明年選授行人先後奉　冊周唐淮府復奉詔鐫諭湖廣所至餽問一錢無所受好遊名山過輒留止嘗結廬焦山中習靜半歲始去道安初禮雲棲爲毗尼所持淨業甚篤復棲心宗要參扣精猛忽與行幹折觸而有悟其使唐又得旨于松谷老人見既高即所守彌下其行履絶密雖衲子中精苦者不逮亦間爲文詞伸紙輒就對客奕移時亦靡厭也夕嘗端坐至昧爽脅不沾席自言如彈指頃耳辛丑奉李孺人北來居數月復以使行曰吾不返矣折所持手板而去甫使

上疏謝病居招提中爲衆講起信論著起信疏記通
梓行之無何瘍生左足病中講楞嚴不輟已持曾宜
人服强起襄事於是道安始授產有田穀所分債券
皆焚之畢葬疾增劇右足復瘡瘡大如盂初病時道
安于定中見脛骨盡黑曰此宿業也意不欲療然猶
累戒吞藥酒進滋味以慰其母歎曰生死命也酒肉
奚能爲予死爲後來鑒不愈于破戒生乎先沒數月
豫剋期日時將歸女子曾氏其家請以仲冬道安曰
至期予往矣爲更仲秋又捨田宅爲精廬卜日成券
其友李子木請仲冬十日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

亡何謂子木曰初九日吾行矣是日果逝歛夕地震動屋瓦盡鳴道安生郵舍時涪州公見大比丘入門登堂軒然而來俄失之是夕李夢一僧從井湧出覺而娩身故道安兒時人號之僧及居涪州公喪毀甚病足幾殆夢異僧授藥飲之而平後分試浙闈出居郡中患滯下夕數十起從者一人亦病逆旅人皆棄去飲食都絕俄有長比丘映立戶外胝以上出於戶持一盂從簾外與之受而飲湯也霍然而愈嘗登五臺見金浮圖高出雲表閒左右無覩者筆時見羣緇述茶有頃曰天人至矣乃瞑鴻臚卿劉公言孫道安

事知張安道蘇子瞻前身比丘之說皆不妄也當萬曆乙未予從黃庶子輝潘吏部洙借爲會試同考官潘公懷二牘眎予曰此一取一廢矣君以爲何若予曰君所廢其人佳士不可失也潘君曰然業既裁定當奈何復以眎平倩平倩益振袂言君可懼百反卽吾二人助君爲請竟廢取者取廢者其人卽道安也役相從社中三人笑語往事曰豈亦多生香火因緣乎予嘗問道安入道奚功而可道安曰道無功也予曰無功何以進道道安曰無功之爲功至矣既辭去一書從涿鹿來幾十數字曰直心易漂心難有功之

功易無功之功難嗟乎道安葢謂予褰淺拘滯而爲發藥與世之儒者多詆道安爲異學其嗜肸屑言者又目爲偏乘小機非最上圓頓之道惟同郡王奉常先生時槐亟稱其好學嗟乎顏氏既沒後世之好學有開躬允蹈之者道安或鮮矣儒釋之名偏圓大小之辨吾烏能定之哉配劉孺人寧國知縣劉公女始道安止小樓日誦華嚴孺人夢大日輪懸樓上光采晃煜不可正視寤而言之道安爲言佛法大指欣然信受屏葷血清淨自居先道安三歲沒沒時姝了了也予銘玄弆道安某所自盧陵走二力來取銘銘曰

先生渴來渠願車金粟病士嗟杯漁傻晏鉢花時一
敷度生幾何遊化初嗟世渾濁人苞愚詼圓說頌聊
自誣啞唆痴譏誇天厨夢遊清都身臭帑先生揭來
斬蓁蕪澄說密行躬範模如投清珠淨潦滂手抉二
豎臨枒衢羣生溥祜公何痛足如委土身空虛埋玉
下士友所吁銘詩告哀慰淼旅

參軍斷事高巍傳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疏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有司舉孝行詔旌其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上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建文初上疏陳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借漢爲喻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劍滅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

下之半雖日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痛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忍容之尚不免尺布斗粟之譏景帝之寬厚既已弗類孝文又輙以晁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轉漢則社稷危矣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行仰武過之法三代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陝百二山河昔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

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遼金幾元稱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谷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廢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與裁制諸侯之長策也其在于今盍亦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充吳楚湘潭齊充吳楚湘潭分王于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犯而不改者當會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宜父明訓睦族和邦

帝堯盛德惟
上覽察焉　建文君奇其才會靖難
兵起命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巍復請使
燕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其休兵歸藩以代朝
廷數十萬之師遂遣往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再拜
上書燕國大王殿下巍聞世之所謂大丈夫者蓋以
其為國家排難解紛上足以安宗社下足以安黎庶
而無一毫儌利于譽之心焉爾巍樗櫟之材遨遊山
野經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奪之虞沐浴皇
朝之恩厚且深矣巍雖無丈夫之才而有丈夫之志
慕魯仲連之為人喜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

頃我　太祖高皇帝上賓　聖天子遵遺制嗣大寶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莫不感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不知其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智籌武者勇奮執言伏義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說以為遲機芥之積忿而覆百萬之生靈豈仁智之為哉巍有一策解隙以和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恩愈厚乃天下萬世之幸也巍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蓋夙許　太祖以殞首結草之報豈它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居

東土以侯成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大王寧不比隆于周公乎慮不及此遂懲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旦奸雄豪傑烏集亡賴因時乘隙率衆突起而横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以天下無

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嵬每念大王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也若大王信嵬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寛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敵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嵬不知孰優也況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徑庭已乎雖大王

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幸而事成固中大王之計萬世公論以大王爲何如倘有蹉跌于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歟願大王熟思而審處焉書達不報巍又復上書假周公引詩書反復數千言末云今太王論親最長論行最賢我朝之周公也當流言之謗亦如周公有碩膚之遜無驕悖之形內輔朝廷外屏遐狄則周公不得專美于前矣惟我　高皇聖同文王　高后慈同后妃今大王才美同周公輔我天子守成同成王我朝基業同周室豈不盛哉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久蒙

太祖敎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孝行巍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巍至願也如果賜死獲見　太祖在天之靈巍亦有以藉口矣書再上不報已而南軍大敗巍從景隆收潰卒退保德州尋復集衆戰白溝河大敗巍於是南奔道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矢効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巍賦志喜有日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設大叅宋公之周旋標陣張都統之態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

諭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

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者矣京城破巍縊死驛舍又有

高不危者同時死義弟宣戍南海衛或曰不危巍字

也

錦衣衛經歷贈光祿寺少卿沈公鍊墓志銘

王世貞

當　先皇帝巳酉庚戌間余守尚書刑部郎而沈公由清豐令入爲錦衣衛經歷數從故尚寶張遜業飲沈公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憂歎長嘯泣數行下余私心壯之而亡何虜闌入塞都門不啓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督虜發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兒而郭將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朔請而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

計郎予貢弗予孰便甫枕計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已耶役傳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窮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燕士嘩言者旌功臣虜固嘗自退而檢討毛先生起躍嚷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從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繼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惟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禁弗言故小吏言明惟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　天子出視朝有所詠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

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壁歸必大勝報聞寵益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追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賂價纍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于是沈公飲張丞所泣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其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巳矣亾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貪虎社鼠誤國大計請

[illegible]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亾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
首[illegible]諠譁亡人臣體令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延掚之
數[illegible]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
公偕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
棊者傷覲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
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
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
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戇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
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
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

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以選愞避虜候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微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一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吾眼在否而欲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

歷金紹衣指揮羅龍文嵩子世蕃所日是夫也結兇
上挐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
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竊陰
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少卿而御史
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
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
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崩大辟
時理兵部無畀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順一子錦
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承相負我薄
我賞楷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

撫越逵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
事中吳君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 上怒相嵩
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
相嵩敗世蕃殊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爲襄理
還其諸生今 皇帝初詔舉言事者沈公寃始大白
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膺貢
上春官伏闕上書相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
而給事特亮皆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
論抵罪始沈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故王伯安先生
游先生一再與語即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

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强衛赤
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
淸豐令愈自刻苦有惠愛聲故錦衣帥陸炳聞而賢
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不敢以分加公
公愈益發舒嘗從世蕃酒所世蕃虐所狎客給事飲
非其任强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當虜
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
矣陸公爲言於　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
旣謫保安而屬歲大侵傾橐裝作粥粥饑者收百里
內骸買地而瘞之其人率而相爲祠生祀公公於詩

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慅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竟以是獲禍其傳者十不能一二人讀而憐之沈公諱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山人其宛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距其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父處士公暨母俞夫人娶於徐有丈夫子四長郎襄次袞次褒郎宛於公難者也最少子袞以稱兔襄既自報公讐推太學恩袞而身之金陵謁吳君表其墓已復之吳與謁不佞其誌而銘之以慰公嗚呼公有子矣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一終